論語集解義疏

二

共五冊

ロ 12
3083
2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日本根遜志　校正

論語公冶長第五 疏 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明時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冶雖在枉濫縲紲而爲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註 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也 疏 子謂至妻之 ○

3083
2

云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公冶長弟子也可妻者孔子欲以女嫁之故先評論而謂可妻也云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用黑索以攣係罪人也冶長賢人于時經枉濫在縲紲之中雖然實非其罪也云以其子妻之者評之既竟而遂以女嫁之也范寗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別有一書名爲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亾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録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唶唶冶長含笑吏啓主冶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冶長雀何所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嘖嘖唶唶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冶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 ○ 註 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 ○ 范寗曰名芝字子長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註 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疏 子謂至妻之 ○ 云子謂南容者又評南容也 云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明南容之德也若遭國君有道則出仕官不廢已之才德也若君無道則危行言遜以免於刑戮也刑戮通語耳亦含輕重也 云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論之既畢孔子以已

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已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已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註]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姓南宮名縚也又名閱也

子謂子賤[註]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苞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疏]子謂至取斯○云子謂子賤者亦評子賤也○云君子哉若人者此通所評之事也若人如此人也言子賤有君子之德故言君子哉若此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註]孔安國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註]苞氏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疏]子貢問至璉也○云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聞孔子歷評諸弟子而不及已已獨區區已分故因諮問何如也云子曰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已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瑚璉也者此答定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器器者用必偏瑚璉雖貴而爲用不周亦言汝乃

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硌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注】苞氏曰。至貴者也。○云瑚璉者黍稷器也者。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瑚云云者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欒肇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簠盛黍稷。以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簋。而遠擧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爲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注】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也。【疏】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或人云。弟子冉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佞僞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爲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無實。則數爲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爲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究習也。子悅。【註】鄭玄曰。喜其志道深也。【疏】子使至子悅○云子使漆彫開仕者。孔子使此弟子出仕官也。云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答也。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答云。言已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故張憑曰。未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治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聞開言。而欣悅也。范寧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已。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註】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子路聞之喜。【註】孔安國曰。喜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註】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疏】子曰至取材○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泛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云從我者其由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子路也。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唯將與已俱行。所以喜也。云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然孔子本意託乘桴激時俗。而子路信之將行。既不達微旨。故孔子不復更言其實。且先云由好勇過

我以戲之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桴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材者。又言汝勇乃過勝於我。然我無所覔取爲桴之材也。○註鄭玄曰至同耳。○云子路信云云者。此注如向釋也。云一曰云云者。此又一通也。此意亦與前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者。此注則微異也。哉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顧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已也。云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雖作材。而讀義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爲道不行爲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註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註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註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不知其仁也。疏○孟武伯問至仁也○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不乎。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

范甯曰仁道弘遠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無仁非奬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云又問者武伯得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問云子路定有仁不乎故范甯曰武伯意有未愜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也云子曰由也云云者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爲諸侯之臣也云不知其仁也者言唯知其才堪而猶不知其仁也云求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孔子弟子冉求其有仁不乎故云何如也云子曰求也云云者亦不答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百乘之家三公采地也言求才堪爲千室百乘之邑宰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結答不知其仁也云赤也何如者武伯又問弟子公西華有仁不乎云子曰赤也云云者亦唯答赤之才能也束帶立於朝謂赤有容儀可使對賓客言語也故范甯曰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云不知其仁也者亦不答有仁也○

【注】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言子路未能全受此仁名故云不知也○【注】孔安國曰至家臣○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者今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爲三公采五十里爲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

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戸。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註馬融曰至人也。○行人。謂宜使爲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註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註苞氏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疏子謂至如也。○云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者。孰。誰也。愈。勝也。孔子問子貢汝與顏回。二人才伎誰勝者也。所以須此問者。繆播曰。學末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答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哉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也。孔子聞子貢之答分有懸殊。故定之云不如也。云吾與汝弗如也者。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又恐子貢有怨。故又云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註苞氏曰至心也。○云既然子貢弗如者。釋前弗如也。復云云云者。苞意如向解。而顧歡申苞注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

○亀田氏曰晝寢當書晝日而寢也列子書寢夢遊于華胥氏之國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糁七日不嘗粒晝寢云云宋玉高唐賦楚王晝寢于高唐之臺

同之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侃謂顧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宰予晝寢。註 包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註 包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註 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於予與何誅。註 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註 孔安國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疏 宰予至改是。○云宰予晝寢者。寢。眠也。宰予惰學而晝眠也。云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者。孔子責宰予晝眠。故爲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鏤刻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彫。云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者。牆謂牆壁也。杇謂杇墁之。使之平泥也。夫杇墁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頹壞不平。故云不可杇也。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晝而寢。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云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言所責者。當責有智之人而今宰予無智。則何責乎。予。宰予。與。語助也。言不足責也。即是責之深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爲教。故託跡受責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爲影響者也。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

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為發起也。云子曰云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歎世醨薄之跡。今異昔也。昔時猶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能有行。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云者。今謂孔子末時也。不復聽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是。此也。言我所以不復聽言信行。而更為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為此。所以起宰予而改者。我當信宰予是勤學之人。謂必不懶惰。今忽正直晝而寢。則如此之徒。居然不復可信。故使我抃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註苞氏曰。申棖。魯人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註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

疏子曰至得剛。○云吾未見剛者者。剛謂性無慾者也。孔子言我未見世有剛性無慾之人也。云或對曰申棖者。或有人。聞孔子說而答之云。魯有姓申。名棖者。其人剛也。云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者。孔子語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棖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馬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註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疏子貢曰至及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自願無世人以非理加陵於我也。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又云。我匪唯願人不以非理加於我。而我亦願不以非理加陵於人也。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孔子抑子貢也。言能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非汝分之所能及也。爾。汝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註孔安國曰至己也

○然不加人人不加己並難可能而注偏釋不加己者畧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自脩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註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疏子貢曰至已矣○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此歎顔氏之鑽仰也但顔既庶幾與聖道相鄰故云鑽仰之子貢既懸絶不敢言其高堅故自說聞於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聖人之筌蹄亦無關於魚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煥然可修耳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可覩今不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之爲近聞之爲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之而已云夫子云云者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註性者至聞也○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者人稟天地五常之氣以生曰性性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者元善也亨通也日新謂日日不停新新不已也謂天善道通利萬物新新不停者也言孔子所稟之性與元亨日新之道合德也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與元亨合德故深微不可得而聞也或云此是孔子死後子貢之言也故太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以此言之與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値六籍即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侃案何注似不如此且死

後之言。凡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孔安國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疏子貢問至文也○云子貢問云云者衛大夫孔叔圉以文爲謚。子貢疑其大高。故問於孔子也。問其何德而謚文也。云子曰云云者答所以謚文之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好在學。若有所不知。則不恥諮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諸行。故謂爲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註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疏子謂至也義○云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言子產有四德。並是君子之道也。云其行己也恭者一也。言其行己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己上者。必皆用敬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故孔子謂爲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註周生烈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疏子曰至敬之○云晏平仲善與人交者言晏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

子曰。臧文仲居蔡。註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註苞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何如其智也。註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爲智也。疏子曰至智也○云臧文仲居蔡者居猶畜也。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文仲是魯大夫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節藻梲者此奢侈也。山節者刻栭頭露節爲山。如今栱斗也。藻梲者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也。人君居室無此禮。而文仲爲之。故爲奢也。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刻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出穀梁傳。云何如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其僭奢之事。而譏時人也。故云何如其智也○註苞氏曰至僭也○云蔡國云云者國君守國之龜出蔡地。因呼龜爲蔡也。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云居蔡僭也者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不得畜蔡。文仲畜之。是僭濫也○註苞氏曰至侈也○云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者言刻栭柱頭爲山也。栭是梁上柱

名也。云梲者梁上楹也者。梁上楹。即是𣚍。𣚍即侏
儒柱也。苞兩而言之。當是互明之也。刻𣚍頭爲山
也。畫𣚍身爲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欂
櫨爲山也。云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注意
則此是非僭也。正言是奢侈
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
姓鬪。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但聞其
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
棄而違之。註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
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至他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
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
也。疏子張問至得仁。○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
令尹。楚官名也。子文爲楚令尹。故曰令尹子
文也。云三仕爲令尹無喜色者。文子經仕楚三過
爲令尹之官。而顏色未曾喜也。云三已之無慍色
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過被黜。而亦無
慍恚之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
三過被黜。每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
語新人。恕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

令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言臨代以舊告新此是爲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孔子如子文之行可得謂爲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曰唯聞其忠未知其何由得爲仁也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擧擧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侃案李謂爲不智不及注也云崔子弑齊君者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弑者夫上殺下曰殺殺名爲卑也下殺上曰弑弑試也下之害上不得即而致殺必先相試以漸故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漸矣如履霜以至堅冰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子亦齊大夫也十乘四十匹也四馬共乘一車故十乘有四十匹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見崔杼殺君而己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十匹馬而違去此國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于時天下並亂國國皆惡文子棄馬而去復更至

他邦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又去之也云之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去初所至更往一國一國復昏亂又與齊不異故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屢違之事如此可謂爲何人也云子曰清矣者清清潔也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云曰仁矣乎者子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爲仁不乎云曰未知焉得仁者答子張曰其能自去只可得清未知所以得名爲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弘以文子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寧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李謂爲未智亦不勝爲未知也

○【註】孔安國曰至於菟○楚鬬伯比外家是䢵國其還外家通舅女生子既恥之仍遂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獵還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音烏塗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爲鬬穀於菟也後長大而賢仕楚爲令尹之官范寗曰子文是謚也○【註】捐其四十匹馬○捐猶棄放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註】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疏】季文子至可矣○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子有賢行舉事必三過思之也云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者孔子美之言若如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

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筭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子曰甯武子【註】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疏】子曰至及也○此章美武子德也云邦有道則智者言武子若値邦君有道則肆己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値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昏同愚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日故爲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不可及也者時人多銜聰明故智識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敢詳愚隱智如

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至及
也○詳詐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
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
答曰智之為名止於布德尚善動而不黜者也愚
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潛縱恬然無用文流不同
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
未盡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成貴智而
賤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為能
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
成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也註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
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趣於大道妄穿
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

遂歸疏子在至之也○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
孔子周流諸國在陳最久將欲反魯故發
此辭再言歸與歸與者欲歸之意深也○云吾黨云
云者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辭者
客任既久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
故託為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
黨中也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末學之人也狂者直
進無避者也簡大也大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
孔子言我所以欲歸者為我鄉黨中有諸末學小
子狂而無避進取正經大道輙妄穿鑿斐然以成
文章皆不知其所以輙自裁斷此為謬誤之甚故
我當歸為裁正之也○註進趣於大道妄穿鑿以
成文章○趣取也大道正經
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註孔安國曰伯
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疏子曰至
用希○

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人有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註】孔安國曰至名也。○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註】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註】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疏】子曰至與之○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用性清直。而孔子譏之。故云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云或乞醯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醯酢酒也。或有人就微生乞醯者也。云乞諸其鄰而與之者。諸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醯。而爲乞者就己鄰有醯者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今微生高用意委曲。故譏其非直。○【註】四鄰○四鄰。四面鄰里之家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註】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史也。匿怨而友其人。【註】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疏】子曰至恥之○云巧言令色足恭者。謂已用恭情少。而爲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繆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己。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既良直。故凡有可恥之事。而仲尼皆從之爲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

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友者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從丘明恥也。范甯曰。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註〕孔安國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註〕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也。無施勞。〔註〕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孔安國曰。懷。安也。〔疏〕顏淵至懷之。○云顏淵季路侍者。季路即子路也。次第是季。侍。侍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云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盍。何不也。孔子語顏路曰。汝二人何不各言汝心中所思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弊。敗也。憾。恨也。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求服朋友衣馬。而不憾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已。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者。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為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也。願己為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已。已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已。已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已。已必有慈惠故也。欒肇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苞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疏子曰至者也○已止也。止矣乎者、歎此以下事久已無也。訟猶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疏子曰至學也○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十室為邑。其中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也。但無如丘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為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亾。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已。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衞瓘曰。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

疏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也。所以次前者。其雖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為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為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註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疏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謂為諸侯也。孔子言冉雍之德可使為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子曰。可也簡。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註】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註】苞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子曰。雍之言然。【疏】仲弓問至簡乎○云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云子曰可也簡者。可猶可謂也。簡謂疎大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身所行。可謂疎簡也。云仲弓曰云云者。孔子答曰。伯子所行。可謂疎簡。故仲弓更諮孔子。評伯子之簡不合禮也。將說其簡不合於禮。故此先說於合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如此者。乃爲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簡云云者。此說伯子之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無敬。而以簡自居。又行簡對物。物皆無敬而簡。如此不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虞喜曰。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言書傳不見有子桑伯子也。○【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言伯子能爲簡略之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註】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

善未嘗復行也。【疏】哀公問至者也。○云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者哀公問孔子諸弟子之中。誰爲好學者。云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者答曰。弟子之中。唯有顏回好學。云不遷怒者此舉顏淵好學分滿所得之功也。凡夫識昧。有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能照機。機非已所得。故於已成過。凡情有過必文。是爲再過。而回當機時不見。已乃有過。機後即知。知則不復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爲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不幸而死。由於短命。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云今也則亡者亡無也。言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游夏文學著於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能庶幾。尚有遷有貳。非關喪予。唯顏生鄰亞。故曰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註】凡人至行也。○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故違理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子與道同行。捨不自任已。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云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者照之故當理。當理而怒之不移易也。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者即用易繫爲解也。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註】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請

益曰。與之庾。註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註馬融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註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疏子使至繼富。○云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華字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也。但不知時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耳。云冉子爲其母請粟者。冉子。冉求也。其母。子華母也。請粟。就孔子請粟也。時子華既出使。而母在家。冉有由朋友之情。故爲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子曰與之釜者。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釜容六斗四升也。云請益者。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子既請益。故孔子令與之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請益而

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爲不次。政恐益足前釜曰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也。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已粟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者。孔子說我所以與少。又說冉求不應與多意也。肥馬。馬之食穀者也。輕裘。裘之皮精毛軟及新綿爲著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麁皮毛强。而故絮爲著。緼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齊去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不乏也。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孔子曰。吾聞舊語。夫君子施。但周贍人之急者耳。不係繼足人爲富蓄也。○註六斗四升曰釜也。○春秋傳昭公三年。冬。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如玆說。是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鍾則六斛四斗也。○註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然案苞注十六斗爲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旊人職云。豆實三

而成斛。鄭云。豆實四升。則斛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斛。案如陶旊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即是聘禮之籔也。聘禮。十六斗曰籔。不知苞賈當別有所出耳。○〔疏〕馬融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是馬注與聘禮之籔同也。○〔注〕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非猶譏也。孔子此語。是譏冉求與子華母粟之太多也。然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乏。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已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爲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已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直以已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乏。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繼富也。已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責。是知華母不乏也。華母不乏。而已與之。爲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乏尚與。況乏者也。

原思爲之宰。〔注〕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注〕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注〕孔安國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玄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疏〕原思至黨乎。○云原思爲之宰者。弟子原憲也。孔子爲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思爲邑宰也。云與之粟九百者。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爲邑宰。邑宰宜得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讓。辭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肯受。故孔子止之

也。毋毋辭也【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
不肯受。故又説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還。分
與爾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仕官。潤澤州鄉之
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
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註】孔子爲魯司寇。○
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
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註】孔安國曰九百九
百斗也。○漫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
嫌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
是斗也。宜與粟五秉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註】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
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
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
【疏】子謂至舍諸○此明不以父無德。而

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于時
爲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
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者】爲設
譬也。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梨。
犂謂耕犂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長
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犂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
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勿猶不也。舍猶弃
也。言犂牛生好子。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
牛出不佳之母。急欲舍弃此牛而不用。特祭於鬼
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母惡。而弃舍其子。遂不
歆饗此祭乎。必不舍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雖劣。
若遭明王聖主。豈爲仲弓父劣。而舍仲弓之賢。不
用爲諸侯乎。明必用也。故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
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
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鄭云。陽祀
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
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
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

宗廟亦可知。
亦互言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註〕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疏〕
子曰至已矣○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
行盛。非體仁。則不能。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
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
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
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
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群子之志。故不絶其階耳。云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爲
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
焉而已矣○〔註〕言餘至變也○既
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註〕苞氏

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
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註〕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
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
求也藝。〔註〕孔安國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
有。〔疏〕季康子問至何有○云季康子問仲由可使
從政也與者。仲由。子路也。魯卿季康子問孔
子曰。子路可使從政爲官長諸侯不也。云子曰由
也果者。答康子。說子路才行可爲政也。言子路才
性果敢能決斷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既解決斷
則必能從政也。何有。言不足有也。故衛瓘曰。何有
者。有餘力也。云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者。又問孔
子曰。子貢可使從政不也。云子曰賜也達者。亦答
才能也。言賜能達於物理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
既達物理。故亦云何有也。云曰求也可使從政也

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答才能也。言求多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註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註孔安國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註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註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疏季氏至上矣○云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者。弟子閔損也。費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聞閔子騫賢。故遣使召之爲費宰也。云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者。子騫賢。不願與惡人爲宰。故謂季氏之使者曰。汝還可善好爲我作辭。辭於季氏。道我不欲爲宰之意也。云如有復我者者。復。又也。子騫曰。汝若不能爲我作善辭。而令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丁也。云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也。在魯北齊南。子騫時在魯。謂使者云。若又來召我。我當北渡汶水之上。往入齊也。○註孔安國曰至數叛○云季氏不臣者。强僭於魯。故曰不臣也。云而其邑宰數叛者。其邑宰。即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註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註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註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

持其手曰喪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註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疏伯牛至疾也○云伯牛有疾者伯牛弟子冉耕字也魯人有疾有惡疾也云子問之者孔子往問伯牛之疾差不也云自牖執其手者牖南窓也君子有疾寢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窓下亦東首令師從戸入於床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戸但於窓上而執其手也云曰亾之者亾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牛必死也云命矣夫者亦是不幸之流也言如汝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豈非稟命之得矣夫夫助語也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善人而嬰此惡疾疾與人反故歎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註孔安國曰簞笥也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疏子曰至回也○云賢哉回也者美顏淵之賢行故先言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筥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瓠持盛飲也言顏淵食不重餚及無雕鏤之器唯有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云人不堪其憂者凡人以此爲憂而不能處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改其樂者顏回以此爲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樂也云賢哉回也者美其樂道情篤故始末言賢也○註孔安國曰簞笥也○以竹爲之如箱篋之屬也○註孔安國曰至樂也○所樂則謂道也

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汝畫註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疏冉求曰至汝畫○云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冉求諮孔子曰求之心誠非不喜悅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子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莫發初自識不能行也云今汝畫者畫止也汝今云力不足矣是汝自欲止耳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註馬融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疏子謂至人儒○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爲儒也但君子所習者道道是君子儒也小人所習者矜誇矜誇是小人儒也孔子語子夏曰當爲君子儒不得習爲小人儒也

子游爲武城宰註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疏子游至室也○云子游爲武城宰者子游弟子言偃字也時爲武城邑宰也云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游言汝作武城宰而武城邑氏有好德行之人爲汝所得者不乎故云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云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者答爲宰而所得邑中之人也澹臺滅明亦孔子弟子也言滅明每事方正故行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

明德行方正。不爲邪徑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公事。其家課税也。偃。子游名也。偃之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子游又言滅明既方正。若非常公税之事。則不嘗無事至偃住處也。擧其明不託狎倚勢於朋友也。○【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皆是送句之辭也。○【註】苞氏曰至方也。○公謂非公事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註】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融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

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疏】子曰至進也。○【云孟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云奔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時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住軍後爲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云將入門策其馬者】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初敗奔時在郊。去國門遠。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爲騎馬。爲乘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已有功。已不欲獨受其功。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距敵。政是馬行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註】孔安國曰至功也。○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注本。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馬融曰至進耳。○【云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者】故停

軍後爲捍敵也云人迎爲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爲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註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疏子曰至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美人善能淫欲者也當于爾時貴佞重淫此二人並有其事故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及宜有宋朝美若二者並無則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註孔安國曰至害也○云時世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者于時在衛通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及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戸者何莫由斯道也註孔安國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戸也疏子曰至道也○道先王之道也人生得在世皆由於先王道理而通而世人多違理背道故孔子爲譬以示解時惑也言人之在室出入由戸而通亦如在世由道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室由戸而未知在世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莫無也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戸而

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註 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畧也。文勝質則史。註 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註 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疏 子曰至君子○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野人鄙畧大樸也 云文勝質則史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爲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 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爲會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註 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註 苞氏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疏 子曰至而免○云人生也直者言人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 云罔之生也幸而免者罔謂爲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生即由直若有誣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獲幸而免死耳故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 註 馬融曰至道也⊙自終謂用道故不横夭殤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 苞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疏 子曰至樂之者○ 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者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謂

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爲好者也。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之以爲好者也。故李充曰。雖知學之爲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云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謂歡樂之也。好有盈厭。故不如性歡而樂之。如顏淵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註王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疏子曰至上也。○此謂爲教化法也。師説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之以下。何者夫教之爲法。恒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道。可以教閔。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即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畧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爲正中人也。以下即六七八也。以上即四三二也。○註王肅曰至可也。○云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閔者也。云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者。若分九品。則第五以上可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今但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是再舉

中人也所以爾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之上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言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註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註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註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

疏樊遲問至仁矣○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爲智之道也云子曰務民之義者答曰若欲爲智當務在化導民之義也云敬鬼神而遠之者鬼神不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可謂智矣者如上二事則可爲智也云問仁者樊遲又問爲仁也云子曰云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

歷爲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先勞事而食則爲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遠物後則爲仁矣○註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瀆猶數近也

子曰智者樂水註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註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智者動註苞氏曰自進故動也仁者靜註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智者樂註鄭玄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註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

疏子曰至者壽○陸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

凡分爲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爲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爲第二明智仁之用先

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爲第三明
智仁之功。已有用。用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今
第一明智仁之性。此明智性也。智者。識用之義也。
樂者。貪樂之稱也。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
運其智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樂水也。〔云〕仁者樂
〔山者〕。此即明仁者之性。仁者。惻隱之義。山者。不動
之物也。仁人之性。願四方安靜。如山之不動。故云
樂山也。〔云〕智者動〔者〕。此第二明用也。智者何故如
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云〕仁者靜
〔者〕。仁者何故如山耶。其心寧靜故也。〔云〕智者樂者。
第三明功也。樂。懽也。智者得運其識。故得從心而
暢。故懽樂也。〔云〕仁者壽〔者〕。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
考也。然則仁既壽。不樂而智樂不必壽。緣所役用多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註〕苞氏曰。言齊
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

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
使如大道行之時也。〔疏〕子曰至於道。○太公封於營丘之地。爲齊國。周公封
於曲阜之地。爲魯國。周公大聖。太公太賢。聖既
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異。故末代
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國
猶有望。且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曰。吾捨魯何適
耶。明魯猶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之並惡。故有
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
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
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興之政。當得各如其初。
何容得還淳反本耶。

子曰。觚不觚。〔註〕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也。觚哉觚哉。〔註〕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喩爲政

不得其道則不成也。〔疏〕子曰至觚哉○云觚不觚者觚禮酒器也○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故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注〕觚哉至成也○云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者何此注亦得同王蔡之釋也云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此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非復觚德譬如人所為不得其道者則事亦不成也若欲知氣味何說則特前觚不觚如王蔡之釋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有兼得之美也故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不終不成猶為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為政不用政法故有言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註〕孔安國曰。宰我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註〕苞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註〕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疏〕宰我問至罔也○云宰我問云云者宰我欲極觀仁者之懷故假斯以問也言有人告於

仁者云。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子曰何爲其然也者孔子距之。故云何爲其然也。言仁者雖復救濟。若審有人墮井。當爲方計出之。豈容自投從之。云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逝。往也。陷。沒也。言聞有人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遂投井取之也。云可欺也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遙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往視之。是可欺也。既至井實無人。不可受通。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爲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云。何爲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故云不可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註孔安國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呪誓。義可疑也。疏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

以欲相見者。靈公唯婦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靈公。使行正道也。故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處汚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 云子路不悅者 子路于時隨夫子在衞。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悅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 云夫子云云者 矢。誓也。予。我也。否。不也。厭。塞也。子路既不悅。而孔子與之咒誓也。言我見南子。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塞我道也。繆播曰。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尚書叙曰。皐陶矢厥謨也。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敎。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註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疏 子曰至久矣 ○ 中。中和也。庸。常也。鮮。少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是先王之道。其理甚至善。而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
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
其難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註孔安國曰。更爲子貢
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
所不欲。而勿施人也。疏子貢曰至也已。○云子貢
曰云云者。子貢問言若有
人所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
如此者何如可得謂爲仁人否乎。云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者。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
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堯舜古
聖天子也。病猶患也。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
是聖人之行。而聖人猶病患其事之難行也。云夫

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啻是仁。爲聖所難。故此
更答爲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
達他人。則是有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能近取
譬諸身。遠取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
可謂爲仁之方
也。方猶道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日本　根遜志　校正

論語述而第七

疏 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次前者。時既夷嶮。聖賢地閑。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聖不遇。證賢不遇非賢之失。所以述而次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 苞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疏子曰至老彭○此孔子自說也。云述而不作者
述者。傳於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孔子自
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
者。必須德位兼並。德爲聖人。尊爲天子者也。所以
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無位。既非
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位無德。
雖爲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
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云信
而好古者。又言已常存於忠信。而復好古先王之
道。故曰信而好古也。所以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是也。云竊比於我老彭者。竊猶盜也。老
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
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欲自
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
鄭玄曰。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疏子曰至我哉○

云默而識之者。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者
也。云學而不厭者。又學先王之道。而不厭止也。云
誨人不倦者。誨。教也。又教一切之人。而不疲倦也。
云何有於我哉者。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
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
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
學敦誨誘之辭也。○註鄭玄曰至之也。○云人無
有是行者。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云於我我獨
有之也者。釋於我哉也。言由我
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
不能改也。是吾憂也。註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
者爲憂也。疏子曰至憂也○云德之不脩者。得理
之事。宜脩治在身也。而世人不脩也。
云學之不講者。所學經業。恒宜講說。使決了也。而
世人不講也。云聞義不能徙者。聞有仁義之事。徙

意從也而世人不從也[云不善不能改者]身本有
不善。當自改正令善也而世人不改也[云是吾憂
也者]吾。孔子自謂也。言孔子
恒憂世人不爲上四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註】馬融曰。申申。夭夭。
和舒之貌也。【疏】子之至如也○明孔子居處有禮
也燕居者。退朝而居也申申者。心
和也夭夭者。貌舒也。玉藻云。燕居告溫溫。注。告謂
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鄉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
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故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
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註】馬融曰至貌也○申
中心申暢。故和也貌舒緩。故夭夭也
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即美舒義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註】孔安
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
公。欲行其道也。【疏】子曰至公也○夫聖人行教。所
須得德位兼並。若不爲人主。則
必爲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
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
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恒存慕發夢。及至年齒
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己德
衰。而發衰久矣。即歎不夢之徵也。然聖人懸照。本
無俟夢想。而云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
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
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註】孔安國
曰至道也○即謂攝行天
子事。而復制禮作樂也。

子曰。志於道。【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
德。【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註】依倚
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游於藝。【註】藝六藝

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疏子曰至於藝○此章明人生處世。須道藝自輔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於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謂也。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是通。通無形相。故人當恒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云據於德者據者。執杖之辭也。德謂行事得理者也。行事有形。有形故可據杖也。云依於仁者依者。倚也仁者。施惠之謂也。施惠於事宜急。故當依之而行也。仁劣於德。倚減於據。故隨事而配之。云游於藝者游者。履歷之辭也。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也其輕於仁。故云不足依據。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注道不可體○不可體。謂無形體也。○注德有成形○前事有涯。故云有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註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疏子曰至誨焉○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爲贄。贄至也。表己來至也。上則人君用玉。中則卿羔大夫鴈士雉。下則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其中或束脩。壺酒。一犬。悉不得無也束脩最是贄之至輕者也。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則我未嘗不教誨之。故江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脩。脯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擧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註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擧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疏子曰至復也○又明孔子教人法也。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憤謂

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開也。悱謂學者之口。欲有所諮。而未能宣。悱悱然也。發。發明也。言孔子之教。待人心憤憤。乃後爲開。導之。若不憤則不爲開也。又待其口悱悱。而後乃爲發明之。若不悱則不爲發明也。所以然者。人若不悱憤。而先爲啓發。則受者識錄不堅。故須悱憤。乃爲發啓。則聽受分明。憶之深也。〔云擧一云云者〕隅。角也。牀有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孔子爲教。雖待悱憤而爲開發。開發已竟。而此人不識事類。亦不復教之也。譬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註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疏子食至不歌〇〔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者〕謂孔子助葬時也。爲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色。故不飽也。故禮云。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云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者〕謂孔子弔喪之日也。弔喪必哭。哭歌不可同日。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故范寗曰。是日即弔赴之日也。禮歌哭不同日也。故哭則不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註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註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子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註孔安國曰。暴虎

徒搏也。憑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疏】子謂至成者也。○云子謂云云者。此明顏孔
於事等於行藏也。用者。謂時世宜可行之事
也。藏者。謂時世不宜行之事。爾汝也。自降聖以下。
而賢人能得。故可行用。則顏孔所同。故云用行捨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
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
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絶塵於游場也。一
云。與。許也。唯我許汝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
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捨則藏也。唯我
許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云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者。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
然若行三軍。必當與已。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
之。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之衒勇。故抑之也。
空手搏虎爲暴虎。無舟渡河爲憑河。言搏虎須杖。
渡河須舟。然後身命可全。若無杖而搏虎。無舟而
渡河必致傷溺。若爲此勇。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

以斥子路之勇。必不得其死然也。繆播曰。聖教軌
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
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
厲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爲累。常恐有失其分。覓
功衒世。故因題目於回。舉三軍以倒問。將以仰叩
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云
必也云云者。孔子既抑子路。而又云。我所以與者
政欲須臨事而懼。又好爲謀事而必成者也。沈居
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尚其勇。鄙昧也已甚。
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陷之於惡。實爲太深。令以
爲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已才之
近。唯强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已
也。言許已以麤近也。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若在
三軍。如暴虎憑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麤勇也。
若懼而能謀。抑亦仁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
軍。則不獨麤近也。○【注】孔安國曰至問也。○云大
國三軍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一萬
二千五百人也。云至於夫子爲三軍將者。將猶帥

也孔子得爲三軍帥時也○【註】孔安國曰至涉也
○徒空也謂空手搏也爾雅云暴虎徒搏也郭注
云空手執也又云憑河
徒涉也郭云無舟檝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註】鄭玄曰
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
所好【註】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疏】子曰至所好○
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意云夫富貴貧賤皆稟天之
命不可苟且求若可求而得者雖假令執鞭賤職
而吾亦爲之則不辭矣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
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云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
者既不可求則當隨我性所好我性所好者古人
之道也○【註】鄭玄曰至之矣○云富貴不可求而

得者言不可以非理求也云當修德以得之者若
値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而是
得之道也猶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云若
於云云者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
賤職也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
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
趨而避行人若今
卒避車之爲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註】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
而夫子能愼之也【疏】子之所愼齊戰疾○記孔子
所愼之行也齊者先祭之名
也將欲祭祀則先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齊之言
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
食遷坐以自齊絜也時人慢神故於齊不愼而孔
子愼之也戰者兩刃相交性命俄傾身體髮膚
宜全重時多暴虎不避毀傷唯孔子愼之故後則
云子畏於匡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卽戎又云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並是愼戰也疾者宜將養
制節飮食以時人不愼而孔子愼之也故云子之
所愼齊戰疾也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註）周生烈曰孔子在
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曰不圖爲樂
之至於斯也（註）王肅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
此此此齊也（疏）子在至斯也○云子在齊聞韶樂
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者舜樂名也
盡善盡美者也孔子至齊聞齊君奏於韶樂之盛
而心爲痛傷故口忘肉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三月
一時也何以然也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
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也故郭象曰傷器存而
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下
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

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范甯曰夫韶乃大虞盡善
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
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云）曰不圖爲樂
之至於斯也者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圖猶
謀慮也爲猶作奏也樂韶樂也斯此也此指齊也
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
侯之國也或問曰樂隨人君而變若人君心善則
樂善心淫則樂淫今齊君無道而韶音那獨不變
而猶盛耶且若其音猶盛則齊民宜從樂化而齊
民猶惡不隨樂化何也侃答曰夫樂隨人君而變
者唯在時王之樂耳何者如周王遍奏六代之樂
當周公成康之日則六代之聲悉善亦悉以化民
若幽厲傷周天下大壞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
壞其民亦隨時君而惡所餘殷夏以上五聖之樂
則不隨時變故韶樂在齊而音猶盛美者也何以
然哉是聖王之樂故不隨惡君變也而武亦善而
獨變者以其君是周之子孫子孫既變故先祖之
樂亦與之而變也又既五代音存而不能化民者

既不隨惡王而變寧爲惡王所御乎既不爲所御故雖存而不化民也又一通云當其末代其君雖惡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而其君所奏淫樂不復奏正樂故不復化民也○註忽於肉味○忽猶怠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註鄭玄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爲仁豈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註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疏冉有曰至爲也○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者爲猶助也衛君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薨而立蒯聵之子輒爲衛君孔子時在衛爲輒所賓接後蒯聵還奪輒國父子相圍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故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故江熙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爲之故問也云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答冉有也故先應諾言吾將入問於孔子助輒不也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所以不問助輒不而問夷齊者不欲斥言衛君事故以微理求之也伯夷叔齊兄弟讓國而輒父子爭位其事已反故問夷齊何人若孔子答以夷齊爲非則知助輒答以夷

齊爲是。則知不助輒也。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答
子貢也。言夷齊是古賢人也。云曰怨乎者。怨。恨也。
子貢又問夷齊有怨恨不乎。所以問有恨不者。夷
齊兄弟讓國隱首陽山。遂餓死首陽山下。賢人相
讓而致餓死。死應不恨也。云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乎者孔子答曰。不怨也。言兄弟相讓。本求仁義
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是求仁得仁也。求之而得
雖死有何怨。是君子殺身成仁。不安生害仁。云出
曰夫子不爲也者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爲
賢。且爲仁。故知輒父子爭國爲惡也。所以答冉有
云。夫子不爲衛君也。○註鄭玄曰至否乎。○云公
薨而立孫輒者。公死後乃立輒也。云後晉趙鞅納
蒯聵于戚者。後謂輒立爲君後也。蒯聵奔在戚。輒
立定後。其年六月。晉臣趙鞅於戚以納蒯聵遂入
衛奪輒位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至哀公三
年。衛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蒯聵于戚也。云故問
其意助輒否乎者。其。其孔子也。冉有問子貢曰孔
子意助輒不也。哀公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反
魯。至十五年冬。蒯聵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
來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蒯聵從戚入衛爲
君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孔安國曰。疏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註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疏子曰至浮雲。○云飯蔬食飲水者。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飯猶食也。蔬食。菜食也。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也。云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孔子麤食薄寢。而歡樂怡暢。自在麤薄之中也。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又浮雲儵聚欻散。不可爲常。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如浮雲也。○註鄭玄曰至有也。○如前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疏子曰至過矣。○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學者加功於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儀大過則小者故不失之。王弼曰。易以幾神爲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王朗又爲一通云。鄙意以爲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間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恒以爲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註易窮至過也。○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遍盡萬物之性。故云窮理盡性也。又識窮通。故云以至於命也。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人年五十。應大演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也。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者。其數會同也。云故可以無大過也者。照幾窮理。故無失也。

子所雅言。註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註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

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疏子所至言也○
云子所雅言者。子孔子也。雅正也。謂孔子平生讀
書皆正言之。不爲私所避諱也。云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者。此是所不諱之書也。詩及書禮皆正言之
也。六籍皆正言。獨云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
及也。故顧歡曰。夫引綱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
則靡典不統矣。○註鄭玄曰至執也。○云讀先云
云者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故禮云。教學臨文
不諱。詩書不諱是也。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釋不
直云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背文而讀曰
誦。詩是詠歌。書是謨誥。故並須誦之。而禮但執文
依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註孔安國曰。葉公名
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

答也。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疏葉公問至云爾○云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者。葉公。楚臣也。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臣稱公自
比諸侯也。問子路以論孔子之事也。但不知所問
何事也。云子路不對者。所問之事。當乖孔子之德
故子路不對之也。故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
而不遇。尚以其問近。故不答也。李充曰。凡觀諸問
聖師於弟子者。諮道也。則稱而近之。訪德也。必揚
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必將
欲致之爲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
耳。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子路不對。故以此言語
子路也。奚。何也。其。其孔子也。謂孔子慨世道之不
行。故發憤而忘於飡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
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
老之將至也。言葉公問汝。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
德云爾以示之也。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李

充曰。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絶望於覬覦。不亦弘而廣乎。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註】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者也。○云我非生而知之者【者】知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王藻云。此蓋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云】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者】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註】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

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疏】子不語怪力亂神○。怪。怪異也。謂妖孽之事也。力謂多力也。若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子弑害君父之事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此四事言之無益於教訓。故孔子語不及之也。或問曰。易文言孔子所作。云臣殺君。子殺父。並亂事。而云孔子不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誦答耳。非云不言也。或通云。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註】王肅曰至言也。○【云】怪怪異也【者】舊云如山啼鬼哭之類也。【云】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者】奡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盪。推也。烏獲。古時健兒也。三十斤曰鈞。烏獲能舉三萬斤重也。【云】亂謂臣弑君子弑父【者】惡逆爲亂甚者也。【云】神謂鬼神之事【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不言也。【云】或無益於教

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疏子曰至改之○此明人生處世。則宜更相進益。雖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有勝者則諸受自益。故云擇善而從之也。有劣者。則以善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即就一人上爲語也。人不圓足。故取善改惡。亦更相師改之義也。故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尚賢。而或滯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問曰。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恒一人見二人

之有是非明也○註言我至師也○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者就注意亦是敵者也既俱非圓德則遞有優劣也云擇善云云者我師彼之長而改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故云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註苞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疏子曰至予何○予我也。桓魋。宋司馬也。凶愚心恒欲害孔子。孔子故明言語之。使其凶心止也。言天生聖德於我。我與天同體。桓魋雖無道。安能違天而害我乎。故云如予何也。夫凶人亦宜不憂謝。而有時須以道折之。故江熙曰。小人爲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晏然待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吾無隱乎爾。註苞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所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苞氏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疏子曰至丘也○云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者二三子。諸弟子也。孔子聖道深遠。諸弟子學所不及。而有怨者恒言孔子於己有所隱惜。故孔子今呼而問之曰。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云吾無隱乎爾者。爾。汝也。先呼問之。此更語之云。吾無所隱於汝也。云吾無云云者。行猶爲也。丘。孔子名也。孔子己向云無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爲之事。無不與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爲教。恒用此四事爲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註疾世無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註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爲有常也。疏子曰至恒矣○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

可矣。言世亦無此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片善。今此上云不見聖。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君子。賢人以下也。故王弼曰。此爲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之稱。亦上通聖人。下通一分。而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言世道流喪。吾復不得善人也。云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有恒。謂雖不能作善。而守常不爲惡者也。言爾時非唯無作片善者。亦無直置不爲惡者。故亦不得見也。云亡而云云者。此目不恒之人也。亡。無也。當時澆亂。人皆誇張。指無爲有。說虛作盈。家貧約。而外詐奢泰。皆與恒反。故云難乎有恒矣。故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逐波流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恒難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註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疏子釣至射宿。○云子釣而不綱者。周孔之教。不得無殺。是欲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孔子用一竿而釣。則一一得魚。是所少也。若綱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爲也。故云子釣而不綱也。云弋不射宿者。弋者。繳射也。此人皆多繳射取鳥也。宿者。夜栖宿之鳥也。孔子亦繳射。唯白日用事。而不及夜射栖宿之鳥也。所以然者。宿鳥夜聚。有群易得多。故不射之也。又恐驚動夜宿。仁心所不忍也。故孫綽曰。殺理不可頓去。故禁綱而存釣也。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註孔安國曰至鳥也。○云綱者云云者。繳。繩也。以小繩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繩也。云弋繳射也者。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

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鴈。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逼不及夜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苞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註孔安國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疏子曰至次也。云蓋有云云者不知而作謂妄作穿鑿爲異端也。時蓋多有爲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之事也。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因戒妄作之人也。言豈得妄爲穿鑿也。人居世間。若有耳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云多見而識之者若

因多所見。則識録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云知之次也者。若多聞擇善。多見録善。此雖非生知。亦是生知之者次也

互郷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註鄭玄曰。互郷。郷名也其郷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註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註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疏互郷

至往也。〇云互鄉難與言者互鄉。鄉名也。此一鄉之人皆專愚。不可與之共言語也。云童子見者童子。十九以下。未冠者也。見。來見孔子也。此互鄉有一少見來見孔子也。琳公曰。此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云門人惑者門人。孔子弟子也。惑猶嫌怪也。言彼一鄉皆惡。況復少見乎。孔子忽然見之。故弟子皆嫌惑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爲門人釋惑也。言凡教化之道。唯進是與。唯退是抑。故無來而不納。豈不本其所本耶。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云唯何甚者言教化與進。而汝等怪之。此亦一何太甚也。唯語助也。云人潔已以進者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義也。言人有來進師門者。非潔則不進。進則必是潔已者也。云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往。謂已過之行。言其既潔已而猶進之。是與其潔也。而誰保其往日之所行耶。何須惡之也。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

也。〇註孔安國曰至甚也。〇言汝等爲惡其鄉而憎其善童。所以是惡惡之甚也。〇註鄭玄曰至行也。〇虛謂清其心也。然鄭注云去後之行。亦謂今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註苞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疏子曰至至矣。〇世人不肯行仁。故孔子引之也。問言仁道遠乎也。言其不遠也。但行之由我。我行即是。此非出自遠也。故云我欲仁而斯仁至也。斯。此也。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娶於呉爲同姓。謂之呉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註〕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呉俱姫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呉。之當稱呉姫。諱曰孟子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爲過也。〔疏〕陳司敗問至知之○

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昭公魯君也。陳司敗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云孔子對曰知禮者。答司敗曰。昭公稠知禮也。云孔子退者。答司敗竟而退去。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司敗知昭公無禮。故問。孔子答曰。知禮。而司敗心所不許。故孔子退而後。揖孔子弟子進之。欲與語也。云曰吾云云者。相助匿非曰黨。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云知禮。所以是黨也。故司敗語巫馬期曰。吾從來聞君子之人。義與比。無所私相阿黨。孔子既是君子。而今匿君之惡。故曰君子亦黨乎。云君娶於呉者。司敗此擧昭公不知禮事也。昭公是周公後。呉是大伯後。大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呉同是姫姓。周禮。百世婚姻不通。而昭公娶其呉之女。故云君娶於呉也。云爲同姓謂之呉孟子者。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呉。當謂爲呉姫。而昭公爲呉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呉姫。而謂呉孟子也。云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君娶同姓。君是知禮。則誰爲惡事者。而謂爲不知禮乎。云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得司敗之語。還則具述之以告孔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巫馬期之告。而自稱名云。是已幸。受以爲過者也。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而我答司敗云知禮者。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

我言。魯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
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
所以爲幸也。繆協曰。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
爲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向司敗之
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巫馬師徒將明其義。故向之
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若不受爲
過則何禮之有乎。○註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陳
大夫也。○陳有司敗之官也。○註孔安國曰至過
也○云諱國惡禮也者諱國之惡。是禮之所
許也。云聖人云云者。涅而不緇。故受之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樂其善。故使
重歌。而後自和之也。疏子與至和之○此明孔子
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
子與人共歌。若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則孔子欲
重聞其音曲。故必使重歌也。重歌既竟欣之無已
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衛瓘曰禮無不答。歌
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今更爲歌。

然後和也。案衛之後句不及也
○註樂其至之也○如前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
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
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註孔安國曰。躬爲君子行已
未能得之也。疏子曰至得也○云文莫吾猶人也
者孔子謙也。文。文章也。莫。無也。無
猶不也。孔子言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故曰吾猶人
也。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者。又謙也。躬。身
也。言我文既不勝人。故身自行君子之行者。則吾
亦未得也。○註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何云。俗
云文不。當是于時呼
文不勝人。爲文不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註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

自名仁聖也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註】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疏】子曰至學也〇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亦謙也言聖及仁則吾不敢自許有故云豈敢也不敢自名已有此二事也云抑爲云云者孔子雖不受仁聖之目而以此二事自許也抑語助也爲猶學也爲之不厭謂雖不敢云自有仁聖而學仁聖之道不厭也學而不厭又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云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聞孔子自云學仁聖不厭又教人不倦故已自稱弟子以往諮也言正如夫子所自許之事則弟子亦不能學爲此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苞氏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註】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註】孔安國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註】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疏】子疾至久矣〇云子疾病子路請禱者疾甚曰病孔子疾甚也禱謂祈禱鬼神以求福也孔子疾甚故子路請於孔子欲爲孔子祈求福也云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言死生有命不欲有禱故反問子路有此禱請之事乎心不許也云子路對曰云云者子路不達孔子意聞孔子之問仍引得古舊禱天地之誄辭以答孔子也故云有之誄曰也天曰神地曰祇也云子曰丘之禱之久矣者子路既不達孔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誄孔子不欲非也故云我之禱已久今則不復須也實不禱而

云久禱者。聖人德合神明。豈爲神明所禍病而祈
之乎。欒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
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
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
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
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
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
自知無過可謝。而云丘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夫聖
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
爲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爲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
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知如是。則禮典之
言棄。金縢之義廢矣。侃謂若案何集。則子路自不
達旨。引得舊禱天地之誄。是子路之失。亦復何傷
若如欒義。則猶是使門人爲臣之意也。然與臣非
君而子路欲此亦不達之甚。乃得深於請禱之過
耳。幸不須識此而同彼。不如依何集爲是也。○註
孔安國曰至名也。○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
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爲謚也。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註孔安國
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
固。陋也。疏子曰至寧固。○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者不遜者。僭濫不恭之謂也。固。陋也。人若
奢華。則僭濫不恭。若儉約。則固陋不及禮也。云與其不遜也寧固者。二事乃俱爲失。若不遜陵物。物
必害之。頃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爲不遠。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爲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鄭玄曰。坦蕩蕩。寬
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疏子曰至戚戚。○云君子坦蕩蕩者。坦
蕩蕩。心貌寬曠無所憂患也。君子內省不疚故也云小人長戚戚者。長戚戚。恒憂懼也。小人好爲罪
過。故恒懷憂懼也。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不猛。恭而安。【疏】子溫至而安○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厲世也。溫。和潤也。厲。嚴也。人溫和者。好不能嚴厲。孔子溫而能厲也。又人作威者。心事雄猛。孔子威能不猛也。又恭者。好聳險不安。孔子恭而能安也故王弼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論語泰伯第八【疏】泰伯者。周太王長子。能推位讓國者也。所以次前者。物情見孔子栖遑。常謂實係心慮。今明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糺纏累眞。故泰伯次述而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註】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疏】子曰至稱焉○云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泰伯者。周太王之長子也太王者。卽古公亶甫也。亶甫有三子。大者泰伯。次者仲雍。少者季歷。三子並賢而泰伯有讓德深遠。雖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至德之事在下。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弘遠。故曰至也。云三以天下讓者此至德之事也。其讓天下之位有二跡。故云三以天下讓也。所以有讓者。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爲不易。太王是諸

侯。已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令昌取王
位有漸。故讓國而去。令季歷傳之也。其有三跡者
范寧曰。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
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
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
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
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為三讓也。又一
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
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
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
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
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云民無得而稱焉
者德讓跡既隱。當時人民不覺。故無能稱其讓德
者也。故范寧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
稱。乃大德也。繆協曰。其讓之跡詭。當時莫能知。故
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或問曰。泰伯若堪有天下。
則不應讓人。若人有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
今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

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為天下
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
而隱。不稱仲雍者。國位在泰伯。泰伯
讓。是導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註葸。畏懼之貌
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註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
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苞氏曰。興
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
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疏子曰至不偷○
此章明行事悉須禮以為節也。云恭而無禮則勞
者夫行恭遜必宜得禮。則若恭而無禮。則遜在牀

下。所以身自爲勞苦也。云愼而無禮則葸者。葸畏懼過甚也。若愼而無禮。則畏懼之甚。於事不行也。云勇而無禮則亂者。勇而有禮。內則擊跪於廟堂之上。外則捍難於壇場之所。若勇而無禮。則爲殺害之亂也。云直而無禮則絞者。絞。刺也。直若有禮則自行不邪曲。若不得禮。對面譏刺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人君若自於親屬篤厚。則民下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也。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偸者。故舊謂朋友也。偸。薄也。人君富貴。而不遺忘昔舊友朋則下民效之不爲薄行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註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喩己常誡愼。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疏曾子有至小子○云曾子云云者。啓。開也。予。我也。孔子昔授孝經於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稟受。至死不忘。故疾病臨終日。召己門徒弟子。令開衾視我手足毀傷與不。亦示父母全而生己。己亦全而歸之也。先足後手。手近足遠。示急從遠而視也。云詩云云者。旣令開衾。又引詩證己平生敬愼畏懼有毀傷之心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愼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夫人於高岩之頂。俯臨萬丈之深淵。必恐懼寒心。恒畏墜落也。冰之厚者。猶不可履。況跪行薄冰之上。孰不斂身戒愼恐陷乎。言我平生畏愼身體之心。

如人之臨履深薄也　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　引詩既竟。又語諸弟子也。而今。今日也。而後。卽今日以後也。免。免毀傷也。既臨終而得不毀傷。故知自今日以後。全歸泉壤。得免毀傷之事也　云小子者　小子。諸弟子也。曾子言竟。而呼諸弟子語之。令識已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註　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註　苞氏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註　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註　苞氏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　疏　曾子有至司存○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　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來參問曾子之疾也　云曾子言曰云云者　曾子得敬子之問疾。因而戒之也。將敬戒之。故先發此言。欲明我所以相戒之意也。言鳥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則是鳥之常。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此則是人之常也。若人臨死而無善言。則與鳥獸不異。今我將臨死。故欲出善言以戒汝也。故李充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愼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違擇音。唯吐窮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

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簀。困不違禮之辨論三
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
曰。而云言曰何也。答曰。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
錄。故特云言也。又一通云。出己曰言。答述曰語。曾
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也。示直出己之懷而已。云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者 此以下。即曾子所述善言
也。道猶禮也。言君子所貴禮者有三事也。云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者 此所貴三之第一也。動容貌。謂
成儀容舉止也。君子坐則儼然。行則蹌濟。如此則
人望而畏之。不敢有暴慢之者。故云斯遠暴慢也。
故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云正
顏色斯近信矣者 此所貴三之第二也。就凡人相
見。先觀容儀。容儀故先也。次見顏色。顏色故為次
也。人之顏色。恒欲莊正。不數變動。則人不敢欺詐
之。故云近信也。故顏延之云。正色則人達其誠。故
信者立也。云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 此所貴三之
第三也。辭氣。言語音聲也。既見顏色。次接言語也。
出言有章。故人不敢鄙穢倍違之也。故顏延之云

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倨謂暴慢。鄙倍。同
是惡事。故曰遠。而信是善事。故云近也。云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者 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豆盛
俎醢。籩盛菓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舊
云。敬子不存大事。大事即斥前三禮也。而好修飾
籩豆。籩豆比三事為小事。故曾子先戒此三禮。若
籩豆之事。付於有司。不關汝也。有司。謂典籩豆之
官也。○注 苞氏曰至用也。○此注亦明如向釋。又
繆協曰。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
常言語悟之。冀其必納也。然繆解亦得。會苞注也。
○注 鄭玄曰至耳也。○云人不敢欺誕者 誕猶詐
妄也。云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者 惡。鄙醜也。戾。背也。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若出能不悖。故鄙戾
不入於耳也。○注 苞氏曰至器也。○依苞此注亦
得如舊說也。若欲又為一通。亦得云敬子子務小
事。而忽略籩豆。故曾子曰。汝不須務小。當使有司
存於宗廟籩豆之禮也。而繆協別通曰。籩豆。禮器
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

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籩豆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註苞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馬融曰。友。謂顏淵也。疏曾子曰至斯矣○此明顏淵德也。云以能問於不能者。能。才能也。時多誇競。無而爲有。虛而爲盈。唯顏淵謙而反之也。顏淵實有才能。而恒如己不能。故雖見不能者。猶諮問尋求也。云以多問於寡者。多謂識性之多也。已識雖多。常不敢自言己多。故每問於寡識者也。云有若無。實若虛者又處人間。未曾以己之才德爲有。爲實。恒謙退如虛無也。云犯而不校者。校。報也。人有惡加犯己者己不報之也。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德之跡。似乎爲教而然。余以爲外假謙虛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未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爲教。或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爲中虛一也。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友。謂顏淵也。曾子言唯昔吾友能爲上諸行也。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註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註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註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疏曾子曰至人也○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託。謂憑託也。六尺之孤。謂童子無父而

爲國君者也。年齒幼少。未能自立。故憑託大臣。如
成王託周公者也。云可以寄百里之命者。百里。謂
國也。言百里。舉全數也。命者。謂國之教令也。幼君
既未能行政。故寄冢宰攝之也。如周公攝政也。然
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憑無反
之言。寄是暫寄有反之目也。君身尊重。故云託示
長憑於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長而還。君自裁斷
是有反也。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國有大難。臣
能死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云君子人與君子人
也者。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
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而繆協曰。夫能
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
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
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
者。孰能要其終。
而均其致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苞氏曰。弘

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
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註孔安國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
遠莫遠焉。疏曾子曰至遠乎。○云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者。士。通謂丈夫也。弘。大也。
毅。謂能強果斷也。言丈夫居世。必使德行弘大。而能果斷也。云任重而道遠者。釋所以宜弘毅義也。
即所任者重。所行者遠。故宜德大而能斷也。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者。此解任重也。士既以仁爲
平生之任。此任豈得不謂爲重乎。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此釋道遠也。己。止也。言知行仁不可少
時而止。必至死乃後而止耳。至死乃止。此道豈不遠乎。

子曰。興於詩。註苞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立於禮。【註】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成於樂。【註】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疏】子曰至於樂。○此章明人學須次第也。云興於詩者。興起也。言人學先從詩起。後乃次諸典也。所以然者。詩有夫婦之法。人倫之本。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故也。又江熙曰。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云立於禮者。學詩已明。次又學禮也。所以然者。人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以自立身也。云成於樂者。學禮若畢。次宜學樂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爲貴。行禮必須學樂。以和成己性也。○【註】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王弼曰。言有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侃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學禮。惇行孝悌。是先學樂。後乃學禮也。若欲申此注。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是舞詩耳。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終身成性。故後云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疏】子曰至知之。○此明天道深遠。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日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但雖日用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使知之也。張憑曰。爲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爲政以刑。則防民之爲姧。民知有防。而爲姧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
貧賤者。必將爲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
孔安國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爲亂也。疏子曰至亂也〇云好
勇疾貧亂也者。好勇之人。若能樂道自居。此乃爲
可耳。若不能樂道而憎疾己之貧賤則此人必爲
亂也。故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
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爲亂也。云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者。夫不仁之人。當以理將養。或冀其感
悟。若復憎疾之大甚。則此不仁者近無所在。必爲
逆亂也。故鄭康成曰。不仁人
疾之大甚。是使之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矣。註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也。疏子曰至
已矣〇其餘。謂周公之才伎也。言人假令有才能如周公
旦之美而用行驕悋。則所餘如周公之才伎者。亦
不足復可觀者。以驕沒才也。故王弼曰。人之才美
如周公。設使驕悋。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悋
棄也。況驕悋者必無周公才美
乎。假無設有。以其驕悋之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註孔安國曰。穀
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
所以勸人於學也。疏子曰至也已〇勸人學也。穀
善也。言學三年者。必至於善
道也。若三年學而不至善道者。必無此理也。故云
不易得也已。孫綽曰。穀。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
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
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苞氏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疏】子曰至恥也○此章教人立身法也。云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云守死善道者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也。云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云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云天下有道則見者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若世王有道。則宜出仕也。云無道則隱者若時王無道。則隱。枕石漱流也。陳文子棄馬十乘而去。是亂邦不居也。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國君有道。則宜運我才智。佐時出仕。宜始得富貴。而已獨貧賤。則是才德淺薄。不會明時。故為可恥也。云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國君無道。而已出仕招致富貴。則是已亦無道。得會惡逆之君。故亦為可恥也。江熙曰不枉道而事人。何以致無道寵。寵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東帶立朝。不獲道遥也。在朝者亦謗山林之士褊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弘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註】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

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疏]子曰至耳哉○師摯魯太師也。摯太師名也。始首也。關雎詩篇也。洋洋聲盛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侃謂即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理之得正也。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不愿。[註]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悾悾而不信。[註]苞氏曰。悾悾愨愨也。宜可信也。吾不知之矣。[註]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歎時世與古反也。云狂而不直者。狂者用行宜其直趣無廻。不俟於善惡。而當時狂者不復直也。故下卷則云。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云侗而不愿者。侗謂籠侗未成器之人也。愿謹愿也。人幼未成人者。情性宜謹愿。而當時幼者亦不謹愿也。云悾悾而不信者。悾悾謂野愨也。野愨之人。宜可信。而于時野愨者皆詐詭不復宜可信也。云吾不知之矣者。旣與古時反。故孔子曰。非復我能知測也。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偽。則儉心玆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爲明。務使姦偽不興。不以先覺爲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侗]宜謹愿也○謹愿。無情愿貌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疏]子曰至失之○言學之爲法。急務取得。恒如追前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戰戰持之。猶如人執物。恒恐去失。當錄之爲意也。

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爲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怠乎。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疏】學自至之耳○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已熟。若學而不及於熟。雖得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疏】子曰至與焉○此美舜禹也。舜禹亦古聖天子也巍巍。高大之稱也。言舜禹逢時遇世。高大可美也舜受堯禪而有天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此二聖得時有天下。並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一云。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宣道當用也。故王弼曰。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筭。歎不與並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註】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註】苞氏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註】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疏】子曰至文章○此美堯也。云大哉堯之爲君也者。爲禪讓之始。故孔子歎其爲君之德大也。云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而唯堯能法而行之也。所以有則天之德者。夫天道無私。唯德是與。而堯有天位禪舜。

唯德是與。功遂身退。則法天而行化也。云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堯布德廣
遠。功用遍匝。故民無能識而名之者也。王弼曰。聖
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
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
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
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
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
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
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註孔安國曰。禹。稷。契。皐陶。伯
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註馬融曰。亂。理也。理
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
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註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
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此。於周也。言
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
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參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
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也。疏舜有至已矣。○記者又美舜德也。云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治者。五人者。禹一。稷二。契三。皐

陶四伯益五也言舜有此五臣共治天下故治也
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 武王周發也予我也
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 云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者 記者先列虞周二國之臣
數而後書孔子之言於下也孔子歎曰良才之難
得不其如此乎言如此 云唐虞云云者 此是才難
之證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
代之間也斯此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
有此五臣若比於此周周最爲盛雖爲盛尚不滿
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爲十人之數所以
是才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
凱十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
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爲對太公
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強
相攀繼而數交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
盛也耶彪以爲斯此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
此爲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
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

虞人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
異端有害於正訓乎侃案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
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
云兩代有五人者別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
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
周代十也又明言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
夫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 云參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者 參三也天下有九州文王爲
雍州西伯六州化屬文王故云三分天下有二猶
服事於殷也 云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 雖聖
德之盛猶服事惡逆之君故可謂爲德之至極者
也○註馬融曰至母也○云理官者十人也謂周
公旦以下者 周公旦第一也周公名旦是武王第
也召公奭第二也亦武王第也太公望第三也謂
呂望也呂望本姓姜氏呂望名尚釣於磻溪文王
出獵遥見而呼之曰望公七年矣今乃見光景于
斯於是接之上車文王自御而還因名爲望爲周
大師故云太公也畢公第四也榮公第五也大顚

第六也。閔夭。第七也。散宜生。第八也。南宮适。第九
也。云其餘一人謂文母也者。文母。文王之妻也。是
有莘氏之女。大姒也。十人。有九丈夫。一婦人也。○
【註】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殷家州牧曰
伯。文王爲雍州伯。雍州
在紂西。故曰西伯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註】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
盛。言己不能復間厠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註】馬融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也。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註】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
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註】苞氏曰。方里爲
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城。城間有洫。洫
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間然矣。【疏】子曰至然矣○此
美禹也。云禹吾無
間然矣者。間猶非閒也。孔子美禹之德。美盛。而我
不知何以厝於非閒矣。郭象曰。舜禹相承。雖三聖
故一堯耳。天下化成。則功美漸去。其所因循常事
而已。故史籍無所稱。仲尼不能閒。故曰禹吾無間
然矣。李充曰。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
之號。舜稱無爲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而弗與焉。斯則美聖之極名。窮理之高詠矣。至於
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
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膳。而簡僞乎享祀
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
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
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云菲
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以下。皆是禹不可間之
事也。其有三事。一是飲食。飲食爲急。故最先也。二
是衣服。衣服緩於飲食。故爲次也。三是居室。居室
緩於衣服。故最後也。菲。薄也。禹自所飲食。甚自麁

薄而祭祀牲牢。極乎豐厚。故云菲飲食致孝乎鬼神也。云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　禹又自常衣服。甚自麤惡。而祭祀之服。大華美也。飲食供鬼神。故云孝。祭服供自已身。故云美也。然云黻冕。冕是首服。爲尊。黻是十二章最下爲卑。卑尊俱居。中可知也。一云。黻非服章。政是韠黻之服也。舉此則正服可知也。云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　溝洫。田上通水之用也。禹自所居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是卑宮室也。而通達畎畝以利田農。是盡力溝洫也。云禹吾無間然矣者　美禹既深。故重云無間然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

左傳註疏

周礼註疏

儀礼註疏

公羊註疏

穀梁傳註疏

孟子註疏

〃 〃 〃 〃 〃 慶[illegible]

一 孝経[illegible] 論語註疏

〃 義疏

[illegible]金[illegible] 慥ニ[illegible]

[illegible]

右[illegible] 慥ニ受取[illegible]

[illegible]

上

下谷稲荷町二丁目 本屋 福田屋勝蔵

下谷稲荷町二丁目 本屋 福田屋勝蔵